



黄昏的风从垵头吹进里屋,带着一股稻谷的清香,我推开那扇被岁月“啃”得坑坑洼洼的木门走进厨房,恍惚间,好像又看见阿嬷忙碌的身影。她系着旧围裙,站在灶台氤氲的雾气里,手里的锅铲不停翻动锅里的食材,不用猜,准是在做我爱吃的芋头咸饭。

这间小小的厨房,是阿嬷过去最常待的地方。那口“上了年纪”的陶锅被阿嬷擦得锃亮,老旧的橱柜里摆满她从市场上淘来的漂亮碗碟。阿嬷那双布满皱纹的手灵巧得很,好似任何食材经由她处理一番,都能变成可口的佳肴。在她众多的拿手菜中,我偏爱芋头咸饭的滋味,见我喜欢吃,阿嬷便常常做。因为那时的我年纪小,阿嬷怕我吃饭狼吞虎咽会噎着,

备料一向特别仔细,每次把芋头削皮后,都得将它切成均匀的小块,连带搭配的香菇和猪肉,也要分切成适口的大小。

阿嬷把芋头切好后,会先把它们放进油锅中煎一下,直到芋头块的表面变成金黄色再捞出滤油,她说这样煎过的芋头煮饭才香。接着,她又会把滤好油的芋头倒回锅里,和香菇、猪肉一同翻炒出香气,再倒入提前泡好的大米。拌炒直至米粒裹上油香,才添入适量清水,让水面刚好没过所有食材,再盖上锅盖,将米饭慢慢焖熟。

终于可以掀锅盖了,热气腾地冒出来,带着芋香和米香扑鼻而来。阿嬷拿锅铲轻轻翻搅,金黄的芋头裹着油亮的米粒,虾米和香菇的鲜香也随之飘散开,光

芋头咸饭

□曾玲

闻着味,就让我忍不住直咽口水。盛出来的第一碗芋头咸饭,阿嬷定是先给我。每次接过碗,我都等不及吹凉,立马拿勺子舀起米饭往嘴里塞。入口的米饭软乎乎的,芋头用牙齿轻轻一碰就化了,即使被烫得吐舌头,我也不肯放下勺子。阿嬷每次看我吃得欢,都会乐得眉眼弯弯,嘴里还不忘提醒说:“慢点吃,还有一大锅呢,没人跟你抢。”

后来我去城里上学,食堂也有供应芋头咸饭,我却吃不惯,总觉得芋头不够香,米饭也不软糯。有次跟阿嬷打电话说起这事,她便托人捎来一罐咸饭,打开盖子时米饭还是温热的,我尝了一口,芋头块还像过去一样入口即化,虾米的咸鲜也渗进每一粒米里。吃到最后,我在碗底发现了

与阅读相伴的日子

□黄可欣

喜欢阅读,是缘于儿时某个百无聊赖的午后,我随手拿起书架上的一本书翻阅。好像从那天开始,阅读便悄悄浸润了我往后的生活。

上小学时,母亲忙着开店做生意,父亲也经常加班不在家。担心我放学后到处乱跑,母亲索性把我带去离家不远的新华书店,见我愿意待在那里安静看书,她才放心回去看店。久而久之,放学后的时光和周末闲余的午后,我都会在书店度过。

那时的我不懂挑书,踮起脚从书架上随手抽下一本翻阅,不喜欢就换另一本接着看。早年的书店少设桌椅,我总是靠着书架或坐在矮书柜上翻书,有时佝偻着背感觉不舒服,就干脆站着看书。只要沉浸在阅读中,腿僵腰酸的不适感很快就会被我抛之脑后。那时看过的书,不少书名已经记不清了,唯独一本名为《吃狼奶的羊》的书,我记得格外清楚,书中提及的“乌云飞”“流云火”“小黑角”等名字,至今令我印象深刻。那也是我第一次读到不圆满的结局,合上书后,我感觉心情犹如被乌云笼罩,郁闷不已。

不知从何时

起,郑渊洁写的童话成了我的枕边书。皮皮鲁系列我一本都不愿落下,书中刻画的“卡梅拉”“拇指爸爸”“葵花”“根鸟”“笑猫”等童话人物,也如小伙伴一样陪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上初中后,学校办了“阅读沙龙”,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,想看看和自己一样爱看书的人会聊些什么。原以为沙龙是“高端会谈”,没想到氛围格外轻松活跃,第一次读《老人与海》,我们这群书友先按时读完写读后感,再轮流做PPT分享书里的简介、佳句。我从没这样“剖开”一本书读过,主人公圣地亚哥如雄狮般的坚韧意志,更是深深触动了我。也是从这时开始,我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阅读面,从图书馆借来翻阅的书变得更多了,有散文、诗歌,也有国内外的文学作品。

爱上看小说,则是因为母亲送了我一套世界名著,《海底两万里》《雾都孤儿》《堂吉珂德》……几十本书把一层书架塞得满满当当。通过这些书,我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异世界的门,有时是在巴黎圣母院看卡西莫多敲钟,有时是在绿山墙遇见喋喋不休的安妮,还有时是在瓦尔登湖畔感受诗意,或是在雾都伦敦街头奔跑。足不出户,我仍觉得自己好像领略了万千风景。

高中学业紧张,我只能挤时间去看课外书,短暂的阅读时光总能帮我缓解压力。备战高考的日子里,语文老师借我北岛的诗集,翻阅后我发觉读诗能让我浮躁的心变得平静。那时的我也想像诗人那样用文字描绘世界,可学业繁忙,这个念头只能暂且搁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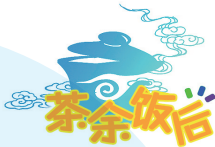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大学,我常泡在图书馆里,除了看专业书,也重拾经典。我开始重读鲁迅的作品,不似从前因必读书目翻开《狂人日记》,只觉晦涩,再读时却是津津有味,回味无穷。我这才领悟过去语文老师说的这句话:“读鲁迅的文字,像嚼橄榄,先有苦,后有甘。”后来又看《阿Q正传》《故事新编》,我越加懊悔过去读得囫圇,也庆幸有机会重温,能从中获得新的感悟。

如今,我仍保持着每日阅读的习惯,书架上的书不断增多,有的是图书馆借来的,有的是自己攒钱买的。睡前翻几页,周末看半天,累了就停下来,不刻意追求读完多少本,只是享受这份和文字相处的自在时光。

(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2024级学生)



(CFP图)



大力士

放学回到家,儿子对妈妈说:“没想到我是班里力气最大的,我以后一定能成为大力士。”妈妈问:“你哪来的自信?”儿子回答说:“因为老师说,我一人拖了我们全班的后腿。”

景色好

终于带着女儿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,爸爸兴奋地说:“快看,我们脚下的景色多美啊!”女儿纳闷地问:“既然山下的景色那么好,我们为什么要花2个小时爬到上面来呢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文心初萌

拍胸舞

□徐梓筠

今年暑假,我和表姐在泉州街头偶遇了一场拍胸舞表演,亲身感受了这被誉为“闽南迪斯科”的民间舞蹈的魅力。

只见一群身形健硕的叔叔组成表演队,他们赤胸袒胸,头戴缀有蛇形头饰的草箍,在领舞者一声吆喝下,他们齐刷刷地抬起左掌,猛力拍向自己的右胸。这些表演者配合着双脚的蹲裆步,有节奏地跳跃着,身体还随之左右晃动,不时摇头晃脑的模样也十分逗趣。他们一会儿跳起,一会儿又蹲

下,“噼啪噼啪”的拍打声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被眼前诙谐又生动的表演感染,我和表姐都忍不住跟着节奏,手舞足蹈起来。可一开始我们总是同手同脚,跟不上节拍,尝试几次后,才慢慢找到规律,能跟着音乐旋律舞动。

周围的喝彩声越来越响,表演者们像是受到鼓舞,拍胸的力道更足,蹲跳的幅度也更大,蛇形头饰随着动作不停甩动,格外引人注目。我和表姐更是越跳越投入,额角都渗出了细汗,却丝毫不想停下。一曲终了,表演者们摆出整齐的造型,向观众鞠躬致意。我们和其他观众一起用力鼓掌,手掌都拍得发烫也毫不在意,心里满是被这份鲜活非遗表演打动的雀跃。

返程路上,拍胸舞的画面仍在我的脑海中反复“播放”。意犹未尽的我心想回去一定要把今天看到的、学到的拍胸舞,仔仔细细讲给爸爸妈妈听。当下还决定画一幅画,把叔叔们戴蛇形头饰、拍着胸脯跳舞的样子画下来,这样每次看到画,就能想起这天与表姐一起看“闽南迪斯科”、学跳拍胸舞的开心时光。

(作者系鲤城区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)

我的存钱罐

□林鑫煜

“小主人,以后你的零花钱就交给我吧,我一定帮你好好保管。”

自从有了存钱罐,我开始养成存钱的习惯。我会把卖废品攒下的钱、平时爸妈给的零花钱和过年时收到的压岁钱,都放进存钱罐里。每次把钱币塞进存钱罐,我就觉得“皮卡丘”在开心地朝我笑,像是在为我又存下一笔钱而欢呼。慢慢地,存钱罐里的钱越存越多,有时拿起来轻轻摇晃几下,还能听见硬币碰撞发出的“哗啦啦”声响。

记得有一次,我看见小伙伴在吃甜甜的冰淇淋,金黄的蛋筒裹着草莓酱,看得我十分眼馋。我跑回家后拿起存钱罐,想把钱

倒出来买冰淇淋,可手刚碰到开口,又看见“皮卡丘”圆溜溜的大眼睛,想起了自己的攒钱计划,我犹豫片刻,还是把存钱罐放回原位,心想这些存下来的钱得留着买更需要的东西,才更有意义。

后来,我用存钱罐里的钱买了心仪的书,也为爸爸妈妈买了礼物。当看到他们接过礼物露出欣喜的笑容时,我感觉比吃了冰淇淋还甜蜜。

如今,存钱罐外壳的漆已经脱落,不再像刚拿到时那样鲜亮。但它依旧摆在我的床头柜,就像一位小伙伴默默陪着我,提醒我存钱的意义,也帮我攒下每一份小欢喜。

(作者系德化县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)



逆袭,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,是别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,默默熬过了无数个咬牙坚持的日夜。



傍晚,天突然像被捅破似的,暴雨倾泻而下。跑到路边店铺屋檐下躲雨的我,心急如焚。可是翻找了半天书包,也不见雨伞的踪影,正当我准备拿书包挡雨,打算迈步冲入雨中,忽然一个身影挡住了去路。抬头一看,原来是一位叔叔,他个子不高,身材微胖,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。只见他从身后取出一把伞,利落地解开上面的扣子,伞“哗啦”一下撑开了。他带着浓浓的闽南口音对我说:“小朋友,这把伞给你,不要淋雨。路上走慢点,小心别滑倒。”叔叔一边说着,一边将伞塞进我手中,没等我道谢,他已经转身跑进雨中。

望着叔叔远去的背影,我的手不禁攥紧伞的把手,心里满是感激。这把陌生人送来的伞,为我撑开了一片无雨的小天地,也暖了我的心。

——《伞柄上的余温》(胡禹喆,丰泽区实验小学五年级)

我的妈妈皮肤白皙,脸庞圆润,眉毛如月牙弯弯,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,脸上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。虽然妈妈平时很爱唠叨,无论大小事,她都会操心地念叨两句,不过我知道那是她对家人表达爱与关怀的方式,就像每次发现我做作业时粗心大意,她都会严厉提醒,要求我修正错误,及时查缺补漏。她还会陪着我一起核对,直到所有问题都解决。

妈妈也将很多精力倾注于家人身上,对我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。知道我喜欢吃鱼,还偏爱细腻无刺的鱼腩,妈妈每次煮好鱼,都会特地挑出肥美的鱼腩放进我的碗里。我有时想让妈妈尝尝鱼腩的美味,她却摇摇头,笑说自己更爱吃鱼尾巴。后来我偷偷夹了鱼鱼尾巴尝了一口,发现那里鱼肉很少,大多是鱼刺,一点都不好吃。那时我才明白,妈妈原来是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,“爱吃鱼尾巴”不过是她藏着爱意的谎言。

——《我的妈妈》(陈佳佳,安溪县滔涛实验小学四年级)

花季新语

古城的韵味

□陈艺彤

“翘”丽的燕尾脊,层层叠叠的红砖瓦厝,不时从老厝里飘出的诱人古早味,都是我印象中家乡古城的模样。

在这里的老街上漫步,常能遇见别具一格的古厝。红砖是这些老建筑的墙壁主体,一些墙面的红砖上还带着黑色的斜线,看起来十分别致。抬头望,往往率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翘起的燕尾脊,接着才见半圆柱形的瓦片整齐地排列在房顶上,它们在阳光映衬下泛着光泽,宛如金龙身上的鳞片。从正面看,有些屋脊上还雕着各种精美的花纹,有的上面“攀”着一条威风凛凛的龙,它的爪子大张,好似随时要直冲云霄。有时也能从中发现一些用海蛎壳堆砌的墙面,这些墙面上绘有祥云的图案,下方还“挂”着一个色彩艳丽的福字。

行走在古城,能邂逅各种各样的传统小吃。我最爱的是一碗热乎乎的面线糊,随意走进一家老店,选上大肠、鸭血、卤蛋、醋肉,再配根刚出锅的油条,浇一大勺面线汤,撒点胡椒、滴点料酒,香气

总会飘得很远。除了面线糊,软糯的烧肉粽、酥嫩的姜母鸭、酸甜的菜头酸、冰爽的石花膏,都是来古城不可错过的美食。

在古城中游玩,可以听南音、看梨园戏和木偶戏,也可以体验一回独特的簪花围。靠海而居的人们认为花朵象征吉祥幸福,素馨、茉莉等鲜花簇拥成环,点缀着珠钗,将它们插在发髻,犹如头顶着一个“小花园”,也像把祝福随身“携带”。头戴簪花围坐在蚵壳厝旁小憩,好似把闽南的烟火气拥在怀里,耳边不时传来本地人用闽南语唠家常的声音,阵阵海风带着淡淡的咸味拂面,感觉仿佛时间流逝的速度都慢了下来。

古城的独特韵味,藏在古厝的红墙黛瓦里,也藏在古早味的小吃里,还藏在闽南人的烟火日常中。置身其中,看建筑、尝小吃、赏民俗、听乡音、吹海风,踏实又舒服,让人总只想多待一会儿,把这慢悠悠的时光和古城的样子,都好好记在心里。

(作者系南安实验中学初一一年学生)

木槿花

□蔡瑶莹

橙色的花托,茄红色的花瓣,顶端混入一抹青黛,似黄昏的晚霞,又似凌晨初升的朝阳,这便是木槿花的样子。

最初知道木槿花,是读《诗经》时看到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”的句子,但只知“舜华”是木槿花的别称,却不知其真容。那时家里小院种了不少花,可我都不喜欢,总觉得玉兰的香气太甜腻,一直绕在鼻尖散不去,也嫌牡丹花瓣又大又厚,不够小巧玲珑。因此我对未见过的木槿花格外好奇,很想看看它与别的花有何不同。

带着这份期待,我开始四处找木槿花。假期外出旅行,我会特别留意路边、山间的花丛。去泰山时,沿着石阶攀爬,看过了崖边的松柏、山间的野菊,却没寻到木槿花的影子。到四川游玩,穿梭在青石板路的街巷,赏过了墙边的三角梅、院里的山茶,依旧不见那抹期待的茄红。一次次满怀希望地寻找,又一次次失望而归,我甚至开始怀疑,是不是自己与木槿花没有缘分?

直到今年初秋,听家里长辈说起在附近路边花坛见到了这种花,我立马兴冲冲地跑出门。到了花坛边,我睁大眼睛在花丛里仔细找,脚步都放慢了些,生怕错过。可找了半天,看到的都是寻常的小野花。正当我感到沮丧时,余光忽然瞥见一抹暗红,赶紧跑过去看,可不就是我寻觅多时的木槿花。它果然如诗中描绘的,不似普通的野花,花瓣薄得透光,风一吹就跟着轻轻晃动。茄红色的花瓣中那一抹青黛色最是显眼,好像谁不小心多涂了厚重的颜料,耀眼夺目。再凑近些,能闻到一丝极淡的香,不甜不腻,比小院



(CFP图)

里的玉兰、牡丹的香气都清爽。

原来不是木槿花难寻,是我总带着急切的心思,匆匆扫过花丛,反倒错过了。这花本就如安安静静待在那儿,不张扬,也不显眼,若不是最后那点没放弃的细心,恐怕又要和它擦肩而过。想来许多美好相遇大抵如此,不用急着找,多一分留意,它自会在不经意间出现,给人惊喜。

(作者系惠安螺城中学初三一年学生)